

## 08 形势紧迫李宗仁逼宫 是否赴台蒋介石观望



### 不说已知 只说未知

蒋介石乘坐的专机于1949年5月17日下午4点50分降落在澎湖，落脚后进驻城外的贵宾馆。据蒋经国记载，蒋介石到了澎湖后，眼看“中枢无主，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”，才下定了决心去台“重振革命大业”，在澎湖也只逗留约一周时间，策划江南作战以及上海、华南两战场指挥事宜。其实由于海风太大、盐分过高，马公的建筑及生活资源均不适宜建立所谓训练基地。事实上，陈诚之前早派人到此勘察，发觉这里交通和通信颇为不便，因此早在4月29日电报中即建议蒋介石痛下决心，尽早长驻台湾，以作为“革命复兴最后根据地”。

待蒋介石到了澎湖，其在东南海上建基地的构想才破灭，另外，他还发现澎湖要塞和营区破败无人，蒋介石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：“遁迹绝世，了此一生。”

5月21日，陈诚以及负责督运黄金到台湾的央行总裁俞鸿钧等人，飞到马公探访蒋介石，陈诚来此是商量运抵台湾黄金之事的。原来李宗仁眼看他的军政措施遭蒋介石抵制，长江防线又被解放军击溃，南京失守，上海、杭州岌岌可危，因此匆忙飞往广西桂林与桂系将领商议应变之事，但国民党打算转到广州另起炉灶。

当时国民党官员居正、阎锡山、白崇禧等人飞往桂林协调，希望劝回李宗仁。李宗仁则委由居正交给蒋介石六点备忘录，即所谓的《谈话记录》。作为其加入广州国民政府的条件，在这六点备忘录中，李宗仁要求完整的军事、人事权，将移往台湾的黄金与军械运回，并请蒋介石出国，他方肯回广州，否则他将“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”。

蒋介石看到何应钦转来的《谈

话记录》后，在日记中痛批李宗仁“愚拙荒唐”，“为任何无耻军阀所不及”，更“展现蛮横、恫吓、要挟、争权夺利，最卑劣无赖之形态”。蒋介石指出李宗仁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逼迫他出国。

蒋介石复函李宗仁，除坚持绝不出国外，以虚以委蛇的态度回应了其他五点要求，特别是在运台黄金方面，蒋介石称当初是为避免国家财富遭劫持，所以下令将黄金转移到安全地点。眼看蒋介石无意就范，李宗仁仍转赴广州参与政务，并宣布由行政院在广州召集财政粮食会议，邀请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出席。

陈诚此行出乎蒋介石的意料，直到会议结束后陈诚直飞马公向蒋介石汇报有关情况，才让蒋介石稍微安心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蒋经国为传递蒋介石号令，搭机穿梭在马公、福州间，商量兴建碉堡事宜；也曾飞往台北和陈诚、彭孟緝商量如何安置涌进台湾的大批难民。蒋经国原打算乘飞机到上海视察，但因机械故障，转降台湾嘉义，当再度起飞并抵达上海上空时，上海已是炮声大作，蒋经国只能折返嘉义降落。

由于中国台湾地区被列为美国与中国香港地区之外“国府”人士避难的第三选择，大批党政人士与家眷陆续逃往台湾，松山机场几乎“银翼蔽空”。每天来台人数有5000多人，旅馆天天客满，市场秩序混乱，物价飞涨，黑市外币交易横行，黄金价格猛涨，从大陆迁台的大量物资、军品与政府单位更让基隆与高雄两个港口不堪重负。由于各种不利因素不断增加，陈诚于5月11日急电蒋介石，盼其即刻飞台，安定人心。

5月15日，陈诚再度电催蒋介石尽快赴台。

至于蒋介石为何游移海上，并从17日开始停留澎湖，据国民党的官方说法，是希望混淆解放军的视线，不让台湾这张底牌提早被摸清，以防解放军集结兵力提早攻台。不过坊间也有说法称，蒋介石因出发前与陈诚联络不上，临行前也未接到欢迎来台的电报，担心发生意外才徘徊不前。毕竟当时陈诚除掌管迁台物资分配，包括党、政、经、军、情都是大权在握，一人身兼台湾省主席、中央在台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、台湾省警备总司令、台湾省党部主委等要职，地位极为关键。另外，对蒋介石已没有任何期待的美国，私下再度探询陈诚“驱蒋自立”的可能性。虽然陈诚虚与委蛇，希望骗到美援，但美国人还是判断陈诚并无背叛蒋介石的可能，致使改变方案胎死腹中，陈诚还向蒋介石报告了美方的企图，以此表达他个人的忠诚。

（摘自《蒋介石后传：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》师永刚 方旭著）

## 20 修岳的邀约



### 虐心的爱 残缺的美

“小秋，从今天起，你夜班只用工作到晚上8点。如果你想换成早班或午班，我可以和其他经理打招呼。”

我是学生，早班午班都不可能来。这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少一半。

我猜到了原因，但还是不罢休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总经理派下的话。”

“是小叶说了什么，对吗？”

“头儿要你走人，这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还是我给你争取的。小姐，吃一堑长一智。挣一点儿是一点儿，咱们不和钱过不去。”

我知道小叶的用心。

我没说什么。

8点半我回到寝室，看见301室的哥哥们都坐在屋子里。

“哟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？”冯静儿说。

“学习要紧，安全要紧，以后会早点下班。”我说。

“开水有人替你打好了。”安安扫了一眼修岳。

“谢谢哦。”我原本叮嘱安安替我打开水，不料她迅速将活儿分配给了别人。

“难得回来得早，一起去跳舞吧。”安安说，“次次都让修岳落单，多不好。”

“好，我也想轻松一下。”我说，“我去换衣服。”

我去洗手间换衣服，回来的时候寝室里只剩下了修岳。

“他们先去了，我得在这里等着你，男士付钱，女士免票，但要一带一。”

“再等我一下。”我化了浓妆，深红的嘴唇，浓浓的眉，深蓝色的眼影。头发梳到顶上，露出光光的脖子，然后我在脖子上洒上香水。

这是一种廉价的香水，有一股刺鼻的香味。

“怎么像只大熊猫？”修岳吓了一跳。

跳。“怎么样，还想和我跳舞吗？”我翻了一个白眼，要不是看他给我打水的份上，我才不这样舍命陪君子呢。修岳跳得兴起时，动作特别大，把我扔出去，又把我拉回来，还尽踩我的脚。

“我是四川人，喜欢的就是大熊猫。”他说着递给我一本书，“学校旧书大降价，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英文小说，送你。”

我一看，是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

“你看过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看过中文译本，里面有很好的故事。其实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读书会，定期见面，一起讨论自己喜欢的书。”修岳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，见缝插针，干什么都有计划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在301室的哥哥当中他长得也算出众，学业更是拔尖，导师就是校长，不可谓没前途，就因为学的是哲学，又像我一样来自乡镇，寝室的妹妹们就只对他的憨厚感兴趣，一有重活就想起他，动不动就派他去打开水。他是301室的哥哥中最好说话、最甘心接受“任务”的一个。

“以后再说吧。”

学校的舞厅乏善可陈。我一边跳一边心事重重地想，损失了一半的收入，我的生活费怎么办，我的学费怎么办，我弟弟明年的学费怎么办，我爸爸的肝炎怎么办。我爸从来不让我担心他的身体，但乡村的医疗条件有限。我在北京给他寄药过去，一瓶75元。我不实话告诉爸爸那药多少钱，就说是5元钱一瓶。

我心不在焉又技艺娴熟地跳完了舞，还低着头装作专心致志学习的样子，省掉了和修岳哥搭讪的时间。在跳舞中间交换舞伴时，我和每一个301室的哥哥都跳了一次。只有路捷打趣地对我说：“谢姑娘今天的打扮很不寻常啊。”

“是吗？怎么不寻常？”

“眼睛和嘴唇画得这么黑。”

“在唐代这叫作‘啼妆’，这叫风格，这叫复古。”

“什么时候一起出去吃饭？冯静儿老说你一人在外不容易。”

“怎么想起请我吃饭？”

“你的那位王哥哥今天发邮件过来，答应帮我修改留学申请信。”

“还是你们能干，我都不知道他的邮箱地址。”

“周六晚上7点，西街的九味轩怎么样？请王哥哥一起来。”

“要请自己去请，我不作陪。”我微笑。

我和修岳他们一起跳到舞会结束，大家在门口喝了豆奶后，路捷、安安他们要去录像，只剩下修岳和我散步回来。刚刚下过一场小雨，夜风轻柔，花香袭人。在黑夜中，我远远看见寝室楼的大门边有一个白色的人影。

我怦然心动。

（摘自《淞川往事》施定柔 著）